



深度

评论

# 程映虹：大国博弈夹缝中，“美籍华人”是替罪羊还是无意识共谋？

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在个人身份上不是政治民族主义，而是文化民族主义甚至种族民族主义。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不受中国公民身份的限制，延伸到了海外华人社会。

2019-06-18



“美籍华人”的长期泛用，反映了和华人政治文化有关的更深层的对于身份认同的观念和心理。图：Bettmann via Getty Images

最近，一篇题为《[美籍华人：大国博弈的替罪羊？](#)》的文章引起了读者的注意。文章作者董洁林女士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就赴美留学，多年来一直以在美华人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在中国从事促进中美科学交流和中国科学发展的工作。在中美贸易战延伸到国家政治层面、直接给在美国的华裔科技人员带来诸多困扰的时候，这篇文章及时地提出了在美华人的处境问题。这确实是一个在美华人群体迟早要面对的问题。

但“处境”问题是和“认同”问题相联系的，作为在美国享有充分自由的移民，在埋怨逐步改变的社会处境的同时，更需要反思自己的身份认同。

以董文为例，文章标题用的是“美籍华人”，文章中也多次出现“美籍华人”。“美籍华人”是中文世界很常见的对这个群体的称呼。但是，这个用法习焉不察，却是有点问题的，尤其是在中美关系发生重大变化的今日更是如此。

在使用中文的正式场合，究竟应该如何称呼那些志愿放弃中国国籍、加入美国国籍的原中国公民？是“美籍华人”，还是“华裔美国人”？同样，究竟应该如何称呼那些身为美国公民的华裔学者？是“旅美华人学者”，还是“美国华裔学者”？

这些说法，中国人听来似乎差别不大，但正是这种“无意识”，暴露了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个人和国族身份定位的盲区——当然，如果明知二者有很大区别仍然佯装不知，那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正是这种“无意识”，暴露了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个人和国族身份定位的盲区。**

笔者认为，这两个名称各有侧重点，其差别在于：“华裔美国人”是说我的族群身份是华裔，但国族身份（国籍）是美国人，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文化-法律概念，在表明族群身份的同时强调国族认同；而“美籍华人”则是说我是美国国籍，但我是华人，重心落在后者，难免给人以强调文化认同、国族身份退居其次的含糊其辞感觉。

比较而言，“华裔美国人”更能明确表达对美国的认同感。而“美籍华人”则是说国籍是国籍，认同是认同。我的“国籍”是美国，但我是“华人”，暗示了国籍和认同可以分属的意思。

有人可能会说，认同有政治（国族）意义的，也有文化（族群）意义的，“美籍华人”和“华裔美国人”都包容了这两重意思。但问题是，在国际场合定义个人身份时，政治认同当然优先于文化认同。何况“美籍华人”在中文语境下更为流行，也说明了这个语境对它是有所偏好的，这个偏好就是轻政治意义的“美籍”、重文化和血缘意义的“华人”。

## 国际场合定义个人身份时，政治认同当然优先于文化认同。

如果生为美国人，出于各种原因对这个国家不满，甚至导致认同困惑，那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出生不是你的选择。但身为第一代移民，自己选择放弃原国籍换取美国国籍，很多人更是出于政治原因（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几乎全体在美的中国留学生），而多数人都为此经历过长期等待和艰辛努力，正说明你是主动选择了国族身份，放弃对原来国家的公民认同、转而认同美国。从道理上说，更应该让别人感到入籍者对美国的国家认同意识是经过比较的，因而是完全自觉自愿的。

所以，相形之下，正确的说法——尤其在公共场合和公共传媒中——应该是“华裔美国人”，而不是“美籍华人”。

## 中文模糊，英文清晰

这个区别也可以用英文的相关表达来旁证。在美国，华裔美国人一般都被称为Chinese American，很少是American Chinese（即“美籍华人”的直译）。同理，有Japanese American, Korean American, Spanish American 等等的固定组合，既表明族群文化，更强调国籍身份。无论在正式还是非正式场合，都是族群-国家（ethnic-national）这样的词语组合。

当然，这并不是说American Chinese 就绝对不能用，而是说相对而言，美国社会和文化更接受Chinese American的表述。如果在谷歌搜索“American Chinese”，会自动转到常见的Chinese American——华裔美国人。再往下看，就会出现American Chinese的其他

意思，也指在美归化的华裔，另外就是在美国的中国文化形式，例如饮食，因为Chinese这个英文词本来就既指中国人又指中国文化。

值得注意的是，American Chinese又指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人（正好和Chinese American相反），可以说是“华裔美裔”。这样的人非常稀少，特指那些高度认同中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人物，例如参加中共革命、1949年以后长期在北京居住的一些美国人，像韩丁（William Howard Hinton）、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马海德（Shafick George Hatem）等等。American Chinese用在他们身上倒是完全合适的——他们是在中国的美国人，选择并认同这个国家，哪怕不一定是国籍意义上（他们都没有放弃美国国籍，文革改变了他们的认同，很多人后来回美国了）。

American Chinese指加入中国籍的美国人，可以说是“华裔美裔”。这样的人非常稀少，特指那些高度认同中国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历史人物。

所以，那些出于自己的选择在法律上正式放弃了中国国籍，获取美国国籍的原中国人，更应该被称为华裔美国人，否则用“美籍华人”对应直接翻译成英文，就会造成歧义和误解。出于同样的原因，已经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学者应该称为“华裔美国学者”而不是“旅美华人学者”。但很多中文媒体甚至学术刊物，在介绍一些加入美国国籍很久的资深学者时，仍然称他们是在“旅美”。

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媒体（尤其是比较官方的）在中文语境中喜欢用“美籍华裔”，但它的英文版本一般都不会搞错，基本都写作Chinese American。这就说明，就连那些偏好、甚至故意强调“美籍华人”的人心里也明白，这个中文表达是不能直译为英文的。

## “美籍华人”背后的深层观念

“美籍华人”的长期泛用，反映了和华人政治文化有关的对于身份认同的更深层观念和心里。在中国式思维中，决定国家认同的，本来就是文化因素重于政治因素，族群（甚至种族）身份重于公民身份。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在个人身份上不是政治民族主义，而是

文化民族主义甚至种族民族主义。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不受中国公民身份的限制，延伸到了海外华人社会。

中国语境中的民族主义，在个人身份上不是政治民族主义，而是文化民族主义甚至种族民族主义。这个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观念不受中国公民身份的限制，延伸到了海外华人社会。

这不是说中国民族主义没有政治因素，而是恰恰相反：中国民族主义中有太多的政治因素，只不过这个政治因素不是政治民族主义强调的公民个人对国家的自觉政治认同，而是用政治手段和政治口号强化文化民族主义和种族民族主义，以它们为核心构建“中国人”的身份，为国家的政治议程服务。

换句话说，中国国家认同实际上是绕过了“公民”的身份，转换成了对政权的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民族主义不但是高度政治化的，而且是直接被国家政治塑造和操纵的。

中国民族主义不但是高度政治化的，而且是直接被国家政治塑造和操纵的。

这个被国家政治塑造和操纵的“中国人”认同，用中华儿女、炎黄子孙、黑眼睛黑头发黄皮肤、龙的传人、同一个祖先和血脉等等观念，营建一种温情脉脉的家族氛围，在世界范围的华人圈里构建出一个“中国人”或者“华人”的普遍身份，用一种模糊的话语策略绕过国际法和别国国内法，不受公民或者移民身份的限制，在认同问题上提出中国特殊论——我们中国人特别爱国，对中国这片祖先的土地特别依恋，无论什么环境都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不管身在何方我们都要为祖国做贡献。

“美籍华人”的称呼之所以在中文世界远比“华裔美国人”要常见，和这个中国特色的身份认同观念是有联系的，尤其是在潜意识的层面上。



近几十年来，中国加入全球化进程，大量中国人获得了外国公民权（尤其是美国）。难以计数的中国人取得了美国国籍，进入美国高校、科研、商业甚至政府机构，可以说是全球化和多元化的充分得益者。他们多数是认识到自己国族身份已经改变这个事实，并在这个框架内促进中美交流的。

但与此同时，那个源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身份认同观念，置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于次要地位，突出文化和血缘关系，在美国的华人群体中也有很普遍的影响。身为美国移民政策的受益者，一些人不把自己的美国公民身份在国家认同上当回事，用极为实用主义的态度来对待，为一些今天看来是有问题的跨国交往和行为举止提供了借口和心理安慰。自己选择成为美国公民，经过了宣誓入籍，却公开说“帮助祖国发展”。一旦中美关系发生骤变，美国社会对待归化移民“大而化之”的宽容态度不再，这样的行为不但会给反华人的种族主义提供现成的理由，而且会给整个华人群体带来有关“政治忠诚”的怀疑。

源于中国政治文化的身份认同观念，置国家认同和公民身份于次要地位，突出文化和血缘关系，在美国的华人群体中也有很普遍的影响。

《美籍华人：大国博弈的替罪羊？》的作者就最近美国一些教研机构对华裔学者的处理说：“拿美国华人撒气，让他们成为两国矛盾激化的替罪羊，既不明智、也不公平。”又说：“我也要强调，美籍华人需要加强法律意识、合规行事，更不要做伤害雇主和所属国的事情。”但问题是，当你一再称呼“美籍华人”，称美国为“所属国”的时候，在潜意识中就暗含自己是寄生他乡的中国人，从而自外于你自己选择归化的国家了。

而一旦这样自我定位，再去做“伤害雇主和所属国”的事，那固然给本来就困难重重的中美关系增加了麻烦，给在美华裔群体的形象造成了损害，但同时的确与这种潜意识遥相呼应，怎么还能说自己是“替罪羊”呢？

（程映虹，美国特拉华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

## 热门头条

---

1. 103万港人上街反对《逃犯条例》修订，创回归后历史新高
2. 反《逃犯条例》修订市民占领金钟多条主要道路 警方发射逾150催泪弹清场
3.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4. 香港反《逃犯条例》修订游行周日举行，高院法官罕有实名参与联署
5. 从哽咽到谴责，林郑月娥一天之中的两场讲话
6. 李立峰：逃犯条例修订，民意到底站在谁的一边？
7. 零工会神话的“破灭”：从华航到长荣，台湾航空业何以一再走向罢工
8. 读者来函：望当局能知《逃犯条例》进退——一个台湾法律人的观点
9. 盾牌、警棍、催泪弹，19岁少年在612现场
10. 联署风暴、素人街站、组队游行，他们为何在沉默中爆发？

---

## 编辑推荐

---

1. 橡胶子弹、催泪弹和胡椒球，他们在612经历的警察武器
2. 林家兴：韩流涌入，“菁英蓝”vs“草根蓝”鸿沟愈来愈深
3. 叶荫聪：由反抗绝望到育养香港
4. 互联网裁员潮，泡沫破碎与转型阵痛
5. 程映虹：大国博弈夹缝中，“美籍华人”是替罪羊还是无意识共谋？
6. 黎班：暂缓《逃犯条例》修订之后，香港面对的两大课题
7. 方志信：612清场，香港警察的战略和战术失当
8. 陈方隅：蔡英文为何胜出？后续影响是什么？



9. 【616遊行全紀錄】周一早晨示威者商议后转往添马公园集结，金钟夏慤道重新开放

10. 影像：反对修订《逃犯条例》，香港人走过的抗争路

---

## 延伸阅读

---

### 程映虹：为什么华人不在乎“种族政治正确”？

一个曾经视特定群体成员具有某种本质的社会，要接受和传播用种族标准来划分自我和他者，并不是一件难以想像的事。

### 程映虹：“低端人口”——社会达尔文主义政治的不祥之兆

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最大问题，在于用结果肯定过程，抹杀基于权利和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和维护这个不平等的暴力、欺诈和压榨。一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盛行的国度，一定是对“人生来自由平等”的观念不但陌生、且怀疑和嘲弄的社会。

### 从抬轿谎言到《同喜同乐》：中国对非洲的优越心态透视

一个高高在上坐轿子的人夸奖轿伕，是真的对他们表示感激吗？当然不是，而是表明一种从“坐”和“抬”的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优越心态。

### 李峻嶸：从厄齐尔风波，看公民民族主义的局限

新世纪的德国民族以公民民族主义为基础，然而公民民族主义的一个严重问题，就是它反而会令人经常要处理政治信念是否合乎标准的问题。